



# Z世代2021 最大期许:国泰民安

## 感觉2020一夜长大 愿国家需要时有所作为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程思 罗希  
实习生 管思衡

2020年对于19岁的武汉伢黄新元而言是生命里的特殊年份,在此之前2001年出生的他并未经历过什么大事,生活的主题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这个19岁的男孩选择成为一名志愿者,骑着共享单车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为有需要的人送药、送口罩。

尊敬的旅首长,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马文斌,于2017年至2019年服役于我旅红色尖刀连,作为一名我旅的退伍战士,我迫切希望能够和老战友一起抗洪抢险,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2020年7月,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防汛抗洪迫在眉睫,写下前往江西九江永修县涂埠镇抗洪抢险的请战书时,1996年出生的马文斌没有半分犹豫。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Z世代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舞台,战疫一线、抗洪一线越来越多的Z世代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他们的身影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近日,中青校媒就“再见2020,你好2021”话题面向全国1725名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受访者中98.14%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民共抗疫情是他们2020年印象最深的社会事件。其次,全国高校以网课形式教学占71.65%,全国人民共抗洪灾占24.29%,排在第二和第三位。

### 2020 践行诺言,一夜长大

黄新元是武汉某高校一名大二在校生。疫情暴发后,他想去医院做志愿者,但是被医院公告上25岁的年龄限制拒之门外,父母也觉得这孩子疯了。可他不想闲在家里,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事等着他去。

黄新元发现不少人没有合适的口罩,就拿压岁钱买了一大包,和自己的高中艺考老师老吴一起在街头免费发放。

除了免费发放口罩,黄新元和老吴的志愿跑腿团队还帮忙代买药品。这段经历持续了20多天,直到学校快开学,黄新元要上网课才结束。20多天的时间,这个男孩平均每天要去五六家药店,需要购买的药品数量有七八十盒。他每天平均骑行距离超40公里,就是共享单车费也得花上20块钱左右。

武汉疫情暴发时,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读大三的高峻翔和身边中国留学生跑了

许多药店和商店,购买口罩、酒精和防护用品寄回国内。当时国外舆论环境对中国不友好,他就在社交网络上发声,呼吁网友保持理性。

后来,美国疫情蔓延,高峻翔一边坚持自我隔离,一边和留学生朋友一起建立了一个小网站,帮助在美留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后来他又和航空公司联系,给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的机票,携助确有需要的留学生返回祖国。

发现自己家所在的村子里设立防疫点,来自天津大学的孟庆延第一时间就去报了名。去村大队报道时,一群叔叔诧异地看着我,还有一个劲儿地逗我说:“细皮嫩肉的再给冻坏了”。想起那段特别的经历,孟庆延仍有些感慨。我们村防疫点恰好就设置在了我们家的门口,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我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关于2020年,你认为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这一问题,受访者中66.11%认为自己经历许多大事后变得成熟,64.10%表示自己学会珍惜拥有,27.22%表示找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23.52%表示自己在国家需要时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此外,实践中获得专业技能、拥有更加丰富的人际圈、学业进步、找到爱情,以及找到理想的工作等都是这届年轻人2020年的成长关键词。

曾在大学期间应征入伍两年的马文斌用“退伍老兵”来形容自己。在他看来,这四个字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部队取得联系后,和老师报备了一下行程,我就出发了,也没告诉爸妈,怕他们不知道具体情况会担心。来不及收拾太多行李,一心想着与战友尽快汇合的马文斌很快坐上了前往涂埠镇的大巴。路程颠簸,一路上农田房屋被水淹的场景让他对即刻投身任务更为迫切。

涝情告急,上午马文斌刚抵达灾区,下午便同身边的战友一起背上了一袋袋挖沟导渗所需的沙包。连队驻地在一所小学,小学周围的村民都被转移走了,大坝上的水从坝中都能溢出来。在此期间,曾在训练中受过伤的马文斌时常感觉腰部很是酸痛,但是停不下来,看到战友们都在干,我也很有激情,不会说想停下来。

再见我的2020,你好我的2021,是刘莹雪在2020年最后一节作文课上给学生布置的课堂练笔题目,这天是她随研究生支教团支教的第127天。1997年出生的刘莹雪是2020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她参加了学校的研究生支教团,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龙泉学校开

展为期一年的支教。

刘莹雪负责七年级的语文课和九年级的政治课。开学不久,刘莹雪让七年级的学生在纸上写“我的梦想”,为了避免题目过于宏大,孩子们无从下手,她特意交代“想想自己初中毕业后想做什么”。收回52张纸条,写着初中毕业后要继续读高中、考大学的只有8个人。这样的结果让刘莹雪有些失落。扶贫先扶志。刘莹雪知道,要想让这些孩子真正走出大山、改变大山需要做的还有很多。相比物质扶持,她更希望孩子们懂得改变命运的道理。

和刘莹雪一样,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张羽选择在暑假期间到一处边远山村的中学支教。这些孩子能接触到的活动类型和专业知识比较少,平时的学习主要集中在课本上的内容,课余生活的选择不像城市里的孩子那么丰富,不像城市里的中学生,能接触更多的社团、有更广泛的兴趣选择。支教的经历,让张羽对乡村教育思考得很多。对于中小学生的来说,教育更像是一种启蒙和引导,帮助他们产生兴趣、找到方法。她希望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用自己成长的经验给他们一些引导。

### 2021 期许什么

马文斌很少主动提起这段抗洪抢险的经历,退伍后被保研至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他将志愿服务作为一种习惯。疫情期间,他主动申请成为学校的网课志愿者,保障学校网课的正常开展。我觉得是一种家国情怀告诉我,应该做点什么,也需要去做点什么。

2021年,曾和父亲一同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的徐子扬完成了学生身份向社会身份的的转变,他开始更加主动地承担自己的责任,遇到问题不慌张、不焦虑,寻求解决办法,相信自己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一台正在运行的机器,我们担任机器中的某个零部件或者螺丝钉,如果你想偷懒或者逃避,就会导致这台机器运行故障。

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厉害的。黄新元这样评价志愿经历给自己带来的感受。以前的他总觉得自己做什么事情都不够好,不过,现在他觉得自己是个“蛮有能量的人”。

今年1月,黄新元筹备了3个月的书法工作室正式开班。他将自己擅长的事和自己的创业理想结合在一起。做得大而空,不如做得小而精。在黄新元看来,自己曾经的创业目标“太大了”。经过疫情的考验,我发现相比立志做“宏伟伟

业,从我们身边一些小而微的事情做起更为重要,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影响到身边的人。新年,黄新元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寄予了很多期待,专业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再去考个驾照,认真经营书法工作室。如果疫情又有点“嚣张”的话,就再去做一次志愿者。

新的一年,Z世代对自己有着各式各样的期待。中青校媒调查显示,56.8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学业更上一层楼,41.94%希望在实践中获得专业技能成长,36.87%希望学会珍惜拥有,32.93%期待自己能够实现更加丰富的生活方式,成为在国家需要时有所作为的人占28.94%,遇到爱情占2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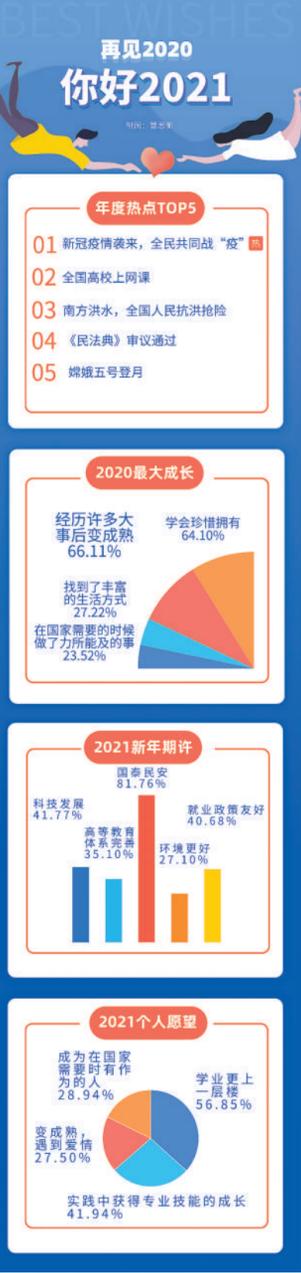
刘莹雪所带的班级有一位同学的名字曾经只出现在花名册上,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0年末女孩重返校园。在刘莹雪的作文课上,女孩写道,2020年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告别了我的校园,告别了我的老师、同学,我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学校了。2021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能够继续上学,完成学业。而刘莹雪的新年愿望里有一个是关于女孩的,希望这个小女孩心愿达成,也希望和她一样的同学都能重返校园。

除了个人期许,Z世代对社会生活也许下了一份新年愿望。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中81.76%表示国泰民安是其最大的新年愿望,科技发展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占受访总人数的41.77%。之后依次为,就业政策友好占40.68%,高等教育体系完善占35.10%,环境更好占27.10%,智慧城市建设占25.74%,基础设施便利占24.12%。

回顾2020年,马文斌将志愿服务的经历视作珍贵的人生课程,他在面对挫折时能够更加坦然,更加理性。而在展望2021年的生活时,马文斌首先提到了“希望国泰民安”。我想青年人需要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管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总会汇聚成海洋。

和马文斌的新年关键词一样,孟庆延反复提到“希望国泰民安”。我希望我可以饮水思源,成为一个于个人于社会都有帮助的人。也希望在不断的历练中,我能够既有有作为的信念,又有有作为的能力。

刘莹雪给9年级的同学上了一堂思想政治课,主题是《中国人中国梦》。她希望学生明白,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是紧密相连的。不管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救死扶伤的医生、教书育人的老师,只有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努力实现个人梦想,最终才能为实现国家的梦想而贡献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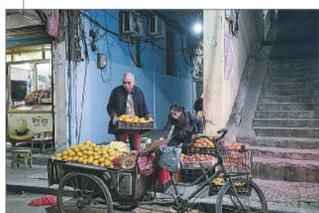
中青校媒(江西)记者 谢文杰/摄

### 城市夜归人

夜来,自有风雨声;故事,有一千零一夜。从东方意境到西方图景,关于夜的谜底,人类从未停止解答。城市夜归人,满载着这座城市市里的风尘仆仆,也存储了月光下的温暖片刻。中青校媒(江西)联合南昌高新区图书馆,去定格历史洪流中的一夜。我们爱这夜色,更爱这人与城的故事。



红色气球 中青校媒(江西)记者 郑成林/摄



日子比果子甜 中青校媒(江西)记者 郑成林/摄



从不抓娃娃的人 中青校媒(江西)记者 王馨莹/摄



城市美容师 中青校媒(江西)记者 郑成林/摄



爱心聚光 中青校媒(江西)记者 黄蓉/摄



煎饼果子 中青校媒(江西)记者 滕安萍/摄



晚间剧场 中青校媒(江西)记者 刘君仪/摄

## 张效房:郑大眼科的百岁工作狂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99岁时,张效房在一次讲座中提到,自己最近医疗工作做得少,教学工作也做得少。他只讲一门课程、一个星期只得出一次门诊、只查一次病房。其余的时间,他大都花在编写《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和《张效房眼外伤学》上。

编撰《张效房眼外伤学》期间,每天下班以后,他都会提着自家的布兜,带上家庭作业,需要修改的稿件、论文,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走回距离大约一公里的家中。路上买点菜、在路边吃一碗烩面,或者买上一个他最喜欢的杂粮煎饼,回到家做做“作业”,边吃。作业往往要做到凌晨两点后,第二天早上6点,他就又起床开始工作了。

2020年10月,张效房迎来了自己的100岁生日,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办了张效房从医从教7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并为他授予“终身成就奖”。承载了他一生心血的《张效房眼外伤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是该出版社出版的唯一一部眼科学领域抢救性著作。

这位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最美医生,在中国眼科学和医学教育奋斗近80年后,仍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他要抓紧一切时间,一刻不停地工作,一刻不停地培养下一代。

善了条件。上课没有课本,全靠教授讲课,学生记笔记。没有笔记本,没有钢笔,没有墨水。学生苦中生乐,把各种主意,把衣服的染料化成水,把木棒削尖当钢笔蘸着写。没有笔记本,就到杂货店买油光纸,自己裁,再用线缝起来,做成笔记本。

晚上自习也没有统一的地方,嵩县地处山区,不通电,自然也没有灯。张效房和同学们第一年还有煤油可用,第二年连煤油也没有了。油很贵,买不起,只有菜籽油,点一个小灯头,两边坐两个同学。

国运动荡,很多学生的家乡遭到日寇侵占,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仅靠学校发放的“贷金”补贴生活。张效房每天的伙食费是一毛钱,同学们轮流到粮坊买粮食,让郊区的农民磨成面粉。五年里,他从来没见过肉,只有鸡蛋、豆腐,只有青菜,甚至连红萝卜都没吃过,因为红萝卜贵,吃不起,只有白萝卜。

自入学伊始,张效房就开始半工半读。当时医学院的老师都是留德的博士,医学生上课必须学德语,没课本不行。张效房除了写讲义的教事,没有报酬,但可以补贴灯油。他还当家教,在嵩县的中学代课,用薪酬帮助了另外两位同学。

张效房所在的院子,是一个大户人家腾出来的院子,邻居叠翠峰。每天天一亮,小山上坐的都是医学院的学生,拿着书或笔记本复习功课。

在纷飞的战火中流离,那时我们认真学习不是为了考学位,而是为了学好医学去救国。抗战期间,张效房的一些同学投笔从戎,而他选择学好医学,为人民治疗疾病,为病员治疗伤害。1944年,日寇进犯豫西,师生被迫离开嵩县,同学们开始分散,到各地完成第六学年的毕业实习。

轰动世界的中国方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效房来到河南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同时担任河南大学医学院眼科讲师。在学校期间勤奋努力,但走上临床才发现,有很多东西弄不明白。那时张效房就觉得每天时间不够用,吃在医院、睡在医院,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医院。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条件差,我国眼病患者多、病情严重,尤其是沙眼及其并发症,在当时是首位致盲原因。30岁时,医术精湛的张效房已是医院眼科负责人,每到星期天,他就组织几位年轻医生,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到农村、工厂、学校义诊。农民白天下地干活,他们就晚上登门,一旦发现病人,或者现场治疗,或者带回医院。



张效房每次上课都穿西装、打领带印象深刻,每次上课都特别隆重。

教学的事,张效房从来一丝不苟。已经从郑大一附院眼科主任任上退休的张金嵩是张效房的首届硕士研究生。在他印象里,老师在餐桌上还要经常给他出题。聚餐的时候,张老还会忽然考我“别吃了,用英语怎么讲,我犹豫地说 No food, no drink”,结果他摇摇头,说应该是 Nothing by mouth。

有一回,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张博接到了张效房的电话,约他谈学术稿件的修改。接到张效房的电话让他激动不已,他赶紧请了假,生怕错过和张效房交流的机会。当他翻开张效房修改的文稿,顿时大吃一惊。稿件每页都用红笔、绿笔、铅笔密密麻麻地标注了问题,还做了中英双语批注。现场沟通,张效房提出的意见细致到字、格式。张博感叹:修改的地方都有理有据,感觉比我写稿还用心。

修改意见写得比原文还多,在张效房这里司空见惯。他1979年创办并主编的眼外伤杂志《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如今已是国家核心期刊。创刊40多年后,年逾百岁的张效房仍亲自审稿,每周四五次约作者交流,还要和外地的作者邮件沟通。遇到需要核实的地方,他都亲自查资料核对。

张效房出差有一个随身的手提包,正好能装A4纸大小的书籍和文稿,等火车、坐飞机时,随手就能把文稿和书抽出来,既可以多学点知识,又能缓解等候的无聊,一举两得! 他对待病人的用心更甚,甚至常常忘了自己已经百岁的年龄。他在医院坐诊,诊室总是人满为患。有的患者从外地慕名而来,有的患者等了很久才等到他看诊。张效房心疼患者,遇到一些没挂上号的患者,他就给病人加号。水顾不上喝,厕所也没时间上,只怕“没给病人解决好,对

不起病人。” 常有人说张效房身体好,百岁高龄依然身体健壮,却不知道他身上到处是病,因为肾癌摘除了一侧肾脏,脑血管做过搭桥手术,眼睛是人工晶体,冠心病、肝囊肿也早就找上来了。

他是最让医生头疼的病人。生病时,他只在自己工作的医院住院、手术,一个原因,是这样即使住院,也方便回眼科查房、到门诊坐诊。有一回他因为结肠息肉住院,刚过两天,就坐不住了,脱下病号服,换上白大褂,又出现在眼科病房。作为医院里最德高望重的医生,每次住院他都拒绝特殊安排,只是有时会要一个小书桌,方便他看书写字。

肾脏摘除手术的危险性,身为医生的张效房非常清楚。手术前,他最先想到的,是用毕生积攒的120万元建立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用于资助年轻医生深造、购买眼科仪器设备。

2015年,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医生”活动中,张效房荣获“十大最美医生”称号。颁奖仪式上,他年龄最大的学生、时年70岁的张金嵩和最小的学生、26岁的研究生付淑颖共同为老师颁奖。张金嵩如今已经76岁,退休后也还在医院坐诊。“我的老师还在给病人看病,我怎么好意思闲着呢。”

张效房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20世纪末,白内障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致盲原因,已经是退休年龄的张效房抓紧从国外引进新技术,并改进为费用低、效果好、设备需求简单的技术。张效房设计的方法,被国家定为“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各级医疗点和治疗点的规范手术方式,面向全国基层医院推广。

从业、从教近80年,张效房的桃李遍布天下。他的学生郭海科是全世界做白内障手术最多的人,杨培增是治疗葡萄膜炎的国际权威。张效房编写《张效房眼外伤学》时,他的学生和老老师一起,为这本200万字的著作而忙碌。

不能对不起读者,这个大工程里藏着张效房人生的大量心血和时间。有人说他睡眠不足,是慢性自杀,最少少活两年。他不以为然,“我都活了100岁,还在乎这两年?”

不管到了多大年纪,身体状况如何,张效房一如那个刚刚工作的20多岁的青年,天天泡在医院,一泡就是近80年。